

【姬屋藏郊/发郊】玄黄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9071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90715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第一部 , 封神三部曲 , 封神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 , 发郊
Character:	殷寿 , 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4 Words: 2,124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/发郊】玄黄

by [zezezezeyuyuyu0203](#)

Summary

殷寿视角的殷郊和姬发，一些不完全的个人理解和捏造，很OOC！

当年轻的殷寿剥开温热的胎盘，在昏厥后又清醒的妻子注视下，从血泊中抱起这云朵般绵软的胎儿的时候，曾有一瞬间这么想过：我绝不要成为帝乙那样的父亲。

殷郊自开蒙后便是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。

姜夫人曾希望将他培养成芝兰玉树的翩翩贵公子，吟诗抚琴，安稳一生，但殷郊偏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狼崽，一头扎进他父亲的军营里，满心希望成长为父亲那样的将军，为父分忧。

“郊儿还小，又贵为王孙，军中历练自然是好的，但刀剑无眼...哪怕未来无缘权势，将他送去王叔那，同王叔一般问天求道，继承大祭司衣钵，也是...怎么非要...”

面对妻子的心思，殷寿向来是无视的，她的妻子身份尊贵，是老东伯侯的嫡女，如今东伯侯的胞妹，源于政治的少年夫妻，多年来相敬如宾已属难得，更何况如今他常年在外征战，聚少离多，必然夫妻离心。

“郊儿若想来，就让他来吧。”

殷寿不耐烦地打断了妻子的话，起身准备离开，而就在此时，还在垂髫之年的殷郊不顾侍人阻拦，踩着晚风冲进殿中，直直扑进殷寿怀里。

这个年纪的小孩长得飞快，愣是把毫无防备的殷寿撞了个趔趄，殷寿本能想要防御，但当看到小儿稚嫩的面庞，下意识扬起的手又缓缓放下，搭在殷郊背上，顺势坐下，将儿子抱在膝头，仿佛刚才打算拂袖而去的人不是他一样。

坐在一旁的姜夫人一边看着自己丈夫这般错漏百出的做戏，一边收敛神情，不想让儿子看出夫妻二人的不欢，她淡淡望着这对父子，而尚且年幼的殷郊却尝不出这溢出眼的酸涩。

童言无忌，最动人心。

殷郊以为父亲正与母亲交谈甚欢，是自己打破了父母独处的时光，便睁着那双肖似母亲，水汪汪的双眼，向父母道着歉，见殷寿与姜夫人并无责备之色，才放下心来，说着自己对父亲的思念，以及希望多来看看母亲，全家团聚。

殷寿答应着，脸上挂着一戳即碎的慈祥，也就殷郊年幼，才傻傻信了多年。

“明日郊儿就要一起训练了，怕不怕？”

“郊儿不怕，郊儿能吃苦，郊儿要成为父亲这样的一方将领，为父亲分忧。”

此话一出，在烛火晦暗不明处，殷寿沉下了脸。

军中无父子，打骂斥责便成了家常便饭。作为家中独子，更是这一辈唯一的孩子，打小殷郊身边便无同龄人相伴，儿童天性的好奇与烂漫在宫中严规下被压制，乍然来到成群的同龄人中，多少有点惴惴不安。不过好在有姬发，西岐送来的质子温暖得有如冬日暖阳，又迸发着少年人无限的活力，很快二人便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营中操练二人常常搭伴，殷郊也渐渐融入到质子旅中，训练，出征，一次次为着大商的荣誉浴血，成长于一遍遍的砍杀中。

这一切都被殷寿看在眼里，随着儿子日渐长大，他愈加厌恶这个被妻子捧在手上的孩子。他清楚这孩子想要什么，但是不知什么心理作祟，他愈想要，他便愈不想给。

就如那次比试。

为了培养出色的战士，在质子长成之时，质子旅中便有道道严格的考核，众多少年都摩拳擦掌，希望在此次考核中拔得头筹，殷郊也不例外。

在过往质子们的训练中，殷寿总会亲身下场指点一二，孩子们的禀赋他都看在眼里，如今上了演武场，在最原始的争斗下这些天性更释放得明显。

北伯侯质子崇应彪性莽好强，时刻有如紧绷的弓，对敌自是杀人利器，但稍有不慎便会反噬伤己。东伯侯质子姜文焕踏实用功，上阵不失为良将勇士，但心思至纯，不争不抢，俨然一副姜家祖传性子。南伯侯质子鄂顺，现在看上阵杀敌虽稍逊于同龄人，但心思细腻认真，又有一股韧劲，将来不失为可塑之才，至于西伯侯质子姬发...

他在给殷郊放水。

在诸多质子中，他是最为看重姬发的，少年意志坚定，天赋异禀，是不可多得的统兵将才，在这个孩子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一个他不可能成为的自己。

姬发的剑法虽是他所授，而骑射却是自幼习得，还未正规训练之前，便已展现出超出同龄人的天赋，对比进入质子旅才开始训练的殷郊，他应当不会落入下风才对，而事实上是，在骑射的比试中殷郊荣获榜首，而姬发仅为第二。

这番操作兴许只有殷郊蒙在鼓里。当鬼侯剑作为奖赏被他递入殷郊手中之时，儿子期望的双眼直直看着他，若有条尾巴，应当甩的啪啪作响吧。殷寿不合时宜的想到，并避开

了这略有刺眼的目光，没给儿子一个眼神，转身宣布起接下来的话。

他的余光看到了儿子的落寞，明亮的双眸覆上阴霾，身后那条不存在的尾巴也扫在地上，这番场景，使殷寿心中不禁升起一阵快感，但下一刻，姬发戳戳旁边姜文焕的肩膀，与他换了个位置，挪到殷郊身边安抚性地拍拍殷郊的肩背，在他耳边呢喃了几句，殷郊又有如起死回生般快乐起来的场景，好似一盆凉水，浇灭方才的快意。

在之后的许多日子里，殷寿看惯了儿子与姬发之间的互相帮助，互相保护，每当他斥责殷郊时，姬发都前来解释求情，而当他再转身惩罚姬发时，他的儿子连借口都没想好，只知道直愣愣的挡在姬发身前，满口父亲，颤抖着，下意识地护着姬发。

殷寿自然不知自己的儿子与自己最看重的质子间那些弯弯绕绕。随着军功愈盛，他带着殷商的铁骑踏遍每一寸不服大商的土地，个人情感早已消散于一场场刀剑锥入肉体的血腥盛宴中，儿子不再是那团抱在怀中软软的云，而是一个仅熟悉姓名的，陌生的，好用的，将士。

若未来将此一以贯之，在旁人看来，那也不失为父慈子孝，但天命弄人，这一切，终埋入了冀州的大雪中。

苏妲己仿佛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的内心，释放了名为欲望的野兽，摧毁了多年来的平静。

父死，兄亡，他登上王位。

被礼官央求册封太子之时，殷寿才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。

众人皆知朝歌城变了番天地，而殷郊却一如既往，浑然不觉父亲早已变了副模样。他如同往日在质子旅一般同姬发同榻而眠，缠绵之后他喜欢伏在姬发身侧，将白日里不敢说，不可说，一股脑的倒给姬发，其中有对天谴的忧，对百姓的忧，对父亲的忧。

而殷寿并不知晓这些，他只相信，一头名为“储君”的兽，正对他的王位虎视眈眈，伺机将他吞噬，就如当初他对他父兄那般。

他终成为了帝乙那样的父亲，或者说，他比帝乙更狠，更毒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他有了苏妲己，有了长命百岁，泼天权力，这攘攘过往，还重要吗？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